

徐迅儿童小说选

FEI LAI DE XUE TUAN

飞来的雪团



希望出版社

徐迅儿童小说选

FEI LAI DE XUE TUAN

飞来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雪
团

● 希望出版社

飞来的雪团

徐迅儿童小说选

*

希望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97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5379—2264—0/I·272

定价: 7.00 元

目 录

垂钓的希望·····(1)	鉴·····(93)
夜晚出门的妈妈·····(9)	追车叫卖的孩子·····(102)
病房静悄悄·····(21)	月亮公公笑眯眯·····(106)
教师的儿子·····(25)	金色的鱼儿·····(115)
小妹妹·····(32)	洁白的鹅毛·····(118)
飞来的雪团·····(44)	辉辉见世面·····(120)
鼠屋·····(51)	欢乐的爆竹声·····(123)
呆大阿华·····(65)	水龙头不漏水了·····(126)
难忘的牛尾巴·····(74)	脚底下的好事·····(128)
看不见的闹钟·····(82)	苦娃·····(130)

垂钓的希望

一

天才毛毛亮，村子、田野还睡在灰蒙蒙的迷雾中，军军记着“春钓寸雾夏钓早，秋钓傍晚冬钓草”的钓鱼经，已在月亮塘垂钓了。

学校里一放暑假，军军就想去乡下老家钓鱼。在平时星期天，他曾跟爸爸外出钓过鱼，可那仅仅是几次，不过瘾。昨天爷爷进城来，军军就提出要跟爷爷到老家钓鱼。爷爷爽快地说：“好，今天就随爷爷去，明天就带你去银河湖钓大鲫鱼。”谁知到了爷爷家，晚上却变了卦。

爷爷曾在乡下学校里当过多年的代课教师。按爷爷自己说，他念不准aoe，不能教语文，一直都教教材多变、很难教好的政治课和一些副课。近些年市里搞学校布局调整，把他“调整”回村子，当上了村会计。昨晚变卦的原因，是村主任要他核计账目。

“不，明天我一定要去钓鱼！”昨晚，军军硬缠着爷爷说，“明天要不去，我从城里买来的日本太平2号蚯蚓就要死了。不，我一定要去！”

“好，那你就独个儿到爷爷承包的月亮塘钓吧！”好久，爷爷才这么说。

“月亮塘里有大鲫鱼吗？”

爷爷好像在想其他事情，过了一会儿才说：“有，去年城里人来钓，钓上的全是筷子那么长、斤把重的大鲫鱼。你钓得起吗？”

“当然钓得起！我跟爸爸学过。只要塘里有大鲫鱼，肯吃食，保证钓得起！”军军手舞足蹈地说，那模样像是已经钓到了大鲫鱼。

二

月亮塘是村边的水塘，四周都是玉米地，玉米苗长得长长的、绿绿的，把水塘与村子隔开了。水塘边没有来往的行人，冷寂、幽静。“鲤鱼耕泥在深潭，鲫鱼喜静不爱欢。”这是个钓鲫鱼的好地方。

可是，半个多钟头过去了，竖在水面的那红头白杆的塑料浮标一动也不动，像一枚钉子钉在木板上。水塘中，先前曾见到的鱼儿嬉水的水花花也不见了。

这个钓窝不好！军军根据从爸爸那里学来的经验，换了个钓窝。

又二十多分钟过去了，浮标仍是没动过一下。提起竿来，鱼钩上的蚯蚓一点也没少，只不过由于在水中泡久了，原先鲜红的颜色变成了粉红色，而且成糊状了。军军小心地换上一条鲜活的、扭动着身子不愿上钩的红蚯蚓，又把钩儿准准地甩进钓窝中。

要是以往跟爸爸外出钓鱼，鱼儿这么不肯咬钩，他早

就耐不住性子往钓窝里扔石头了。可是今天，想起爷爷说的“筷子那么长、斤把重的大鲫鱼”，就自己对自己说：“要耐心，你急，鱼儿可不急呢！”

他伸手又从小碗里抓了一把作撒饵的碎大米，拿在掌心掂了掂，眼一瞄，往浮着浮标的钓窝里抛去。嗨，真准！喇的一声，浮标周围的一小块水面出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小水花——这是加撒诱饵呢！“鱼儿，来吧！”军军在心里默念着。

天实在太热，才八九点钟，火辣辣的太阳就耀武扬威了！田野里燥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偶尔吹来一股风，也是烧人脸面。月亮塘的水面，变成了一张闪耀着刺眼白光的大银箔。

军军满脸涌起了莹亮的汗珠子，有的汗珠子大得在原地呆不住了，向下爬动了起来，一爬两爬与另几颗汗珠子汇合了，成了一条条吱吱往下淌的小河流。有条小河到了眼窝里，咸得眼睛生疼，睁也睁不开；身上，像洒了无数颗细小的火星，又热又痒，难受极了。可军军用手背将脸上的汗水一擦，仍是一动也不动地立着，鱼竿拿得平平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浮标。

果然，加撒了诱饵不久，浮标噌地往水中沉了一下。军军的双眼倏地亮了起来——嗨，筷子那么长、斤把重的大鲫鱼来了！

军军双眼睁得圆圆的，屏住了呼吸，执竿的右手激动得颤抖起来。

一会儿，浮标又噌地沉了一下，接着，往水中猛沉下去。正当军军准备提竿时，浮标像一条小白鲢似的全浮在

水面。这叫“托标”，是鱼儿上钩了。军军呼地将鱼竿提了起来。没有，鱼钩上什么也没有，连蚯蚓也没有了。军军知道，这是家乡人叫做“童工”的小鱼在捣蛋。不过，这也好，它把军军将熄灭的钓鱼兴味重新燃了起来。这以后，那铅笔头大的“童工”鱼竟然钓了上来。他一边取鱼、上饵，一边念起了家乡的钓鱼谣：

钓鱼钓“童工”，
钓钓一茶盅。
不够猫儿吃，
气死姜太公。

一会儿，他又自编了几句：

钓鱼不性急，
正是练气功。
钓个大鲫鱼，
奖励姜太公……

军军想，只要自己有决心，有毅力，一定能钓起爷爷说的“筷子那么长、斤把重的大鲫鱼”。

三

吃午饭的时候，爷爷来到了月亮塘边。

“爷爷，这塘里真的有大鲫鱼吗？”一见爷爷，军军劈头就问。

“当然有。”爷爷看了看横倒在地上的空鱼篓和军军脚边成群蚂蚁正在搬动的两尾“童工”鱼，话音低了下去，“天

气热，鱼儿不吃食，回家去吃饭吧，下午不要钓了。明天跟爷爷到十里外的银河湖去钓吧！”

“不！”军军嘴唇一咬，说，“‘天热钓深水’，不钓上个大鲫鱼决不收竿！”

爷爷看着军军摇摇头，回家给军军送来一海碗装有堆头满脑菜肴的大米饭。

吃过中饭，天热得发昏了。万物生长所依靠的太阳，竟受到太阳底下人们的咒骂：“你太毒辣了！”村边树阴下，趴在地上的小黄狗，像患了严重哮喘病的小老头，张嘴吐舌直喘气。原先吵闹不息的鸡婆们，像误吃了老鼠药，一只只歪头耷脑，拼命地吸动着脖子上的气袋儿。田野里、路边的小草，热得叶片卷了起来，变成一支支插在路口驱邪送恶的焚香。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热气儿，一擦火柴准会爆炸。整个大地变成了烧得通红的大火盆！

月亮塘边，为了钓大鲫鱼，军军仍在垂钓，目不斜视地盯着浮标。

军军的全身衣服早已被汗水湿得粘在身上。他摘来一张圆圆的大荷叶加在头顶的笠帽上，像加了一层“隔热层”；他又摘了一些豆叶子，盖在衣裤遮盖不到、被太阳晒得火烧火燎的脚背上。一些大头大脑的特大号蚂蚁也真是可恶，常常在他的脚背上、大腿上，甚至于裤裆里，爬来爬去，弄得他痒痒的，有时还在他的细皮嫩肉处狠狠地咬上一口，疼得他直跳起来。这一跳，盖在脚背上的豆叶子撒落了，他又得捡起重新盖起来……要是他奶奶还在世，看着自己的孙子这么在太阳下活受罪，早把他拉回家去了。

当然，他爷爷也是爱他的。看，他送冰汽水来了。

“军军，天太热了，回家歇会儿吧！”

“不！”军军嘴唇一动，吐出一个字，身子仍是一动不动，俨然一尊立在塘边的垂钓像。

四

太阳偏西了。

军军除了钓起过几尾“童工”鱼、三四尾比茶叶大不了多少的小鲫鱼，及几尾爷爷放养的小鱼苗，连大鲫鱼的影子也没钓着，可军军咬着牙，大有“不钓起大鲫鱼决不罢休”的架势。

“军军，婶婶已专为你烧好点心了，你回去吃吧，这里我来守竿。”不知什么时候，爷爷又来了。

“不吃，我不饿！”

“你现在可能不饿。会钓鱼的人都知道，‘钓鱼钓傍晚，十钓九钓稳。’你现在回家加个餐，傍晚钓鱼就不会肚饿了。再说，本来我想给你端来的，可那是鸡蛋面，有汤，不好端。你回去洗个脸，擦擦身，再吃，舒服呢！”

爷爷好说歹说，军军才把钓鱼竿递了过去。

当军军吃了点心跑到塘边时，爷爷高兴地喊了起来：“军军，快，快，鱼儿咬钩了！”

军军飞了过来，接过竿，沉着地一提，水中哗的一声，鱼，鱼，一条不小的鱼上钩了！军军不慌不忙地把竿放低了一些，接着又提了起来，鱼竿渐渐地弯成一把弓，拉直的鱼线发出啸声在水中划过。

“别急，将鱼线拉近塘边。”爷爷边说边走近水沿帮着军军把鱼提上岸来。

啊，万岁！是大鲫鱼，是一尾比筷子长、足有一斤多重的大鲫鱼！

军军乐得在塘岸上跳起了迪斯科。

五

晚餐桌上，最醒目的菜肴是那盘散发出葱姜香味、按家乡习惯烹调的大鲫鱼。

爷爷、叔叔、婶婶、军军，还有刚刚从外婆家做客回来的军军的堂弟兵兵，像过年似的围着桌子坐了一圈儿，桌子上，有丹溪春黄酒、芥子园干啤酒，还有特地为军军买的大瓶饮料——雪碧。

看着菜盘里的大鲫鱼，军军忍不住向兵兵夸起口来：“我跟爷爷说过，只要塘里有大鲫鱼，肯吃食，我保证钓得起。看，对吧？”

“这大鲫鱼是你钓的？”兵兵又钦佩又怀疑。

“还骗你？骗你生癌！”

“哪个塘钓的？”

“月亮塘呗！”

“月亮塘？嘿嘿，那真是水中捞月！”兵兵闪着黑亮亮的双眼说，“去年，城里人是在这个塘里钓起过这么大的大鲫鱼。可三个月前，为了抓那些吃鱼苗的黑鱼，曾用抽水机把月亮塘抽得塘底朝天，鱼儿抓得一干二净。这塘又没进水沟，现在哪会有这么大的鲫鱼？你骗人，真是要生癌！”

兵兵说的是真话。原来，爷爷因为今天不能陪军军去银河湖钓大鲫鱼，就用没有鱼可钓的月亮塘敷衍一下，却想不到军军那么相信他，那么容易受骗，又那么有韧劲。这

尾大鲫鱼是爷爷从邻村养鱼专业户家买来，趁军军回家吃点心时装上鱼钩的……

听了兵兵的话，军军扭头看爷爷。爷爷正在向兵兵摆手势使眼色。聪明的军军一下子醒悟了过来，他霍地离凳一站，双手抓起那装有香喷喷黄蜡蜡的大鲫鱼的菜盘子，猛地一举，狠狠地往水泥地面砸了下去。哐啷一声脆响，盘子的碎片、鱼肉和鱼汤，像红太阳放光芒似的散了一地。

“我不吃这鱼！你在耍我！我现在就回城！”军军吼着，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很快背起带来的书包、行李，从门口跑了出去。

农村的夜饭吃得特别迟。这时的门外早已黑漆漆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了。

全家人都呆住了。好久，才一个接一个地追出门去……

夜晚出门的妈妈

—

夜，已经走到了底——快天明了。密密的雨仍不知疲倦地下着，冷飕飕的风仍鼓着腮帮吹着。街道上，一盏盏街心路灯已被漆黑的夜色吞食得奄奄一息。微弱、无力、惨白的灯光，落在淌着水、溅起一两尺高水雾的街面上，不停地颤抖着。穿着油布雨衣的清洁工，已顶风冒雨地在工作了。那唰——唰——拖着长音的扫地声，和风雨声夹杂在一起，使这有着古老历史的江南小城之夜，显得更加深沉和神秘。

萍萍噙着泪水站在这幽黑、窄长、铺着石板路的黑虎巷口，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她拿伞的手冻得发僵，双脚站得发麻。她不是迷路了，而是在“侦察”。她侦察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亲爱的妈妈。

萍萍听住在自己家楼下的长婆娘说过，这黑虎巷原是一条女人卖淫的小巷。当然，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可是眼下，这巷口路灯坏了，巷子里黑洞洞、阴森森的，像一头凶猛的黑虎张着血盆大口，真吓人！萍萍虽然已经15岁了，心里仍噔噔地急跳着。

嘹，嘹，嘹，从横街口传来一阵脚步声。萍萍一看，哟，是几位穿着橄榄色警服的公安人员在巡夜哩！

一看见公安人员，萍萍就想起那可恨的爸爸，一排洁白的上齿立即深深地嵌进红润润的下唇……

二

萍萍爸爸原先是小镇建筑工程队的队长。半年前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萍萍和妈妈在县城里的家中等着爸爸。爸爸说过，下班后也来城里妈妈处吃晚饭的。妈妈特地为爸爸准备了几个他喜欢吃的好菜。可是，萍萍和妈妈一直等到天黑了，菜凉了，爸爸还没有回来。正当妈妈打算让萍萍先吃饭时，房门外传来了“高玉娟，高玉娟”的叫唤声。

高玉娟是妈妈的名字。妈妈开门走了出去。不知为什么，妈妈突然撕心裂肺地骂着“这畜牲，这畜牲”，边哭边冲进房里，发疯似的撸掉桌上的菜肴，拉下挂在壁上嵌有爸爸和妈妈结婚照片的镜框，抓起茶杯、热水瓶乒乒乓乓地乱砸起来。

这是古老县城的一幢临街的木结构两层楼老式瓦屋。整幢房子叠蟋蟀笼似的住着十多户人家。萍萍家住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刚才听妈妈一哭，邻居们都赶了过来。

妈妈的哭声变哑了。忽然，她双眼发直，像一截木头似的重重地昏倒在楼板上。

萍萍从邻居们叽叽咕咕的谈话声中知道：爸爸因赌博、贪污、腐化，傍晚时被捕了。萍萍知道后，也哇的一声扑在桌子边嚎啕大哭起来。

邻居们七手八脚地扶起妈妈。

从那天起，妈妈变得痴呆呆的。妈妈今年36岁。萍萍知道，人们都说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她中等个子，不胖不瘦，腰身细软，体态柔美。那脸色，一天到晚，一年到头，都是白皙皙、红润润、水嫩嫩的。那眼睛，水汪汪、会说话似的。妈妈为人开朗，待人热情，一说话，脸上就带着甜甜的笑，就像这是说话时不可缺少的佐料，这更增添了妈妈的漂亮。的确，萍萍也觉得妈妈长得漂亮，漂亮的电影演员也比不上妈妈。可是如今，妈妈变了。脸庞变得清瘦、苍白，眼睛失去了光泽，眼眶下出现了黛色的圈儿。每天从商店回家，头发散乱，发梢上粘着纸屑也顾不得抹掉。烧饭时，她常常锅铲拿在手里，却到处找锅铲。晚上，常常坐在床上发呆，有时还起床独自出门去。有一次，萍萍半夜醒来，不见了妈妈，就出门下了楼。楼下的长婆娘心好，知道情况后就陪萍萍去寻找。

长婆娘二话没说，就带萍萍径直来到了城边那宽阔幽黑、水流湍急的兰江江畔。

长婆娘料事真准！萍萍远远地就看见了妈妈。在朦胧的月色中，妈妈像一根木桩似的戳在那里。那江沿是巨石砌成的没有栏杆的峭壁。妈妈若是向前移半步，就是翻着黑浪，闪着寒光，打着漩涡，像埋伏着千万头怪物猛兽的江水呀！妈妈，您怎么来到了这里？

“妈妈——”萍萍喊着奔了过去，双手敏捷地抱住了妈妈的腰，小心地说：“妈妈，回家吧，这里冷。”

长婆娘也软声细气地说：“玉娟，为着萍儿，你也要想开些。做人，谁能保定没个灾祸。像我，22岁没了丈夫，35岁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风风雨雨，一个人也过来了。”

萍萍用同情的目光看了看长婆娘，然后转向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纸包着的圆圆的蛋糕，递给妈妈：“妈妈，您吃。蛋糕。”

借着淡淡的月光，妈妈看清了萍萍手中的蛋糕——茶杯口那么大，新华字典那么厚，要一两块钱一只吧？

“哪来的？”妈妈愣了愣，问萍萍。

由于爸爸赌博乱花钱，他被捕后，家中的钱不够赔贪污款，连妈妈攒钱买的一些家具也抵了进去。如今妈妈一个人的工资，要维持妈妈、萍萍和乡下长年患病的爷爷的生活，家里十分困难。平时，妈妈根本没有零用钱给萍萍。

看到妈妈惊奇的神色，萍萍得意地说：“是我自己的。那天学校组织看电影，我为了替妈妈省点钱，没有去看。这是特意为您买的。妈，您每餐都是只吃一点点，常常早饭也不吃，会病倒的……”

妈妈的眼里淌下了两行映着月光的泪水。

萍萍知道，爸爸的事，在妈妈的心上狠狠地扎了一刀。

为了减少妈妈的痛苦，萍萍放学一回家，就主动替妈妈做起了家务活，对妈妈的话也百依百顺。在学校里，有次一个皮大王不遵守纪律，萍萍提醒他，他不但不听劝，反而骂她，萍萍忍不住哭了。可她只是在学校里哭，从不把泪水带到家里，她不能让妈妈再伤心了。

三

雨，仍是密匝匝的；风，仍是冷飕飕的；夜，仍是黑漆漆的；黑虎巷口，仍是阴森森的。萍萍打起了哆嗦，好像在发冷，又好像在发烧。

忽然，一束白晃晃的手电光落到了她的身上。

“唷，是萍萍，半夜三更站这里做啥呀？”

站在眼前的是巡夜的公安人员。虽看不清脸形，可一听话音，萍萍就知道是张伯伯。他原是县法院民事庭的庭长，现已调到县公安局，提升为副局长了。由于爸爸犯罪，萍萍和公检人员也有了接触。

“去，到张伯伯办公室里去暖和暖和。”

到了办公室，日光灯一打亮，张伯伯就笑着说：“我一看，就认出是你呢！”张伯伯像见了老朋友似的边说边泡来一杯热茶，“来，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我再去生个火炉来。”说着，他走出了办公室。

萍萍是在爸爸判了刑不久，有一次跟妈妈来法院时认识张伯伯的。那天萍萍根本不知道妈妈是为了要与爸爸离婚的事来法院的。那时张伯伯是法院处理离婚等事的民事庭庭长。妈妈还没开口，他就像放录音磁带似的一遍一遍说了起来：“你的离婚起诉书我们已经看过了，也已作过一些调查。像你这样，丈夫判的不是极刑，捕前双方感情还是好的，为了利于对犯人的改造，我们劝你不要离婚。”

“他会自己去找女人，这算原来感情好吗？”当妈妈哭着反驳时，张庭长只是一个劲儿地劝。过了一会儿，他把目光转向身边一声不吭的萍萍，和蔼地说：“你叫林小萍吧？小名叫萍萍，在县中初二(4)班念书，对吗？”

萍萍惊异地忽闪着双眼，抿着嘴唇，微微地点点头。

“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办案子，对当事人家中的情况都要作了解的。我知道，你从小学到现在，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自从爸爸被捕后，心情一直不好。班里有个同